



年味浓

池巨浪

以然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找找最清晰的年味。年有惶恐味。对“年”，我们有多种表述：四季的结束、二十四节气的演绎、十二个月的闭环、365天的经过……其实都是时光的流逝。日复一日或不明显，年复一年就很显眼。一年将尽，心里不免会“咯噔”一下，有些任务尚未完成，就紧张、就着急，该提速的提速，该加班的加班，故而“年”也是“年忙”。“年”还镶嵌在学生的寒假里，年愈近，备考也愈紧，想想诱人的假期、厚实的压岁钱，如果不以好成绩打底，多少会有些尴尬，那就战吧。在外过生活的人，更会深切感受到“年”的召唤——要回家团聚了，得给自己和家人带回一个风风光光、丰丰硕硕的年，那就再努力努力吧。当“年”横在了眼前，我们反倒懂了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。“年”，果然是成长的标记。

年有一身福味。平安是福，不论一年里经历了什么，但都走过来了，这本身就很可喜可庆。快乐是福，“年”是大家约定的快乐时光，一起把氛围做起来，呈现富足、安稳、愉悦，这是题中之

意。到达是福，时间从来是经历，穿行人间，风雨兼程，至此时间驿站，卸下风尘，点亮心情，适合纵享释然和静好。收获是福，春耕夏种，秋收冬藏，把“年”设在冬闲之时，既因仓中有粮，心里安全，也因暂不忙，可以娱乐。团聚是福，天伦之乐，在我们的文明里始终突出。以“年”的名义团聚，成了山海不能阻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相逢一笑，相聚为喜，“年”是最宏大的人间喜剧。因为“年”，我们更是心中存福、贴联贴福、开门纳福、祭祀祈福、开口祝福。“福”成了“年”之中最普世的愿景、最喜气的风景、最友善的问候、最真诚的祝愿。可谓“年味满福味，福味增年味”。

阳历元旦与传统春节之间，我们称之为“新年初，旧年尾”，这是年味最浓的时候。然则，年味是何味，会有多少味？很多人感受得到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冬日乐趣之一，便是向火，诸如烤番薯、烧火囤、借火笼。

曾经的冬天是寒冷的。感觉主要缘于两个方面：天气，少衣。冬末，番薯掘完，新趋清闲，人就会像母鸡刨土一样，捣鼓些事来消磨光阴——比如烤番薯。

留存食用的番薯跟薯种相似，均为精选，个头适中，平平直直，不大不小。为主四中：胜利百号、紫薯、白薯、黄皮薯。

烤番薯通常始于傍晚时分。番薯洗净，放入鼎里，加水，淹没即够，先是猛火，烧滚之后，改为文火，慢慢烤。每天乃至每晚吃番薯，仍然经不住番薯的诱惑，翻开鼎盖，拿箸戳出一两个透心的番薯，以应口头之急。几个兄弟围拢于灶膛口，一面取暖，一面呵气，摇头晃脑地吃，一面开玩笑。

古诗有云：“应知味美惟锅底，饱啖残余未算冤。”俗语亦言：“好物定底。”剩在鼎底的番薯，略略流油，微微焦皮，有些肥胖，也有些通透，最为好吃，又软又甜，有如软糖，可缠舌头。无疑是对耐心等待的一种赞赏。

上述诸薯，最为好吃的当属紫薯，它除了甜软之外，味香，皮紫，肉亦紫亦黄，可谓色、香、味俱全。

要是烧一堆篝火，尤其是搂来干透的番薯藤烧了，一边煨番薯，一边取暖，稍后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吃番薯，不也快活如神仙？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快活往往很容易。很简单，越容易越过瘾，越简单越持久。

童年，每到冬天，必做一事：烧火囤，一来找乐，二来取暖。

若仅为找乐，兴之所至，呼叫若干同龄人，随带火种，麻雀似的，奔向路边、田边或山涧边，见一片枯草，即点



季春/图

冬日缅怀

陈家恬

火。物燥、风透。火猎猎叫器，火龙四处攀爬，遏制不住，逼近篱笆或山林。且喜！且惊！

这里点一下，那里又烧一下；今天烧一处，明日又放一把，远远望去，仿佛谁在原野上泼墨而成的抽象画。春草萌动之际，火坑迹地上的草尖最为粗壮，如同刺猬似的棘——从密集、刚强、紫红的谷荻那里，或可感受活力；从蓬蓬茸茸的嫩草那里，从牛羊欢快的啃食那里，或可获得快慰；从整整齐齐的白茅花絮那里，或可领略美感。

若纯粹取暖，通常在降霜的早晨，日头迟迟不来的时候，捡些细小的柴禾，找个避风处，烧着，独自享受。远处的人就像蚊子一样陆续扑来。最先跑来的往往是小孩，或从谁家那里抽来一大把草茅芯或杉树枝，或搂来满杯的芒萁。大家伸出手，跷起脚，共享火的温暖。对小孩来说，并不在乎温暖，更着意于欢快的火苗，或是对着踊跃的火苗

遐想，或是等候原始风味的抚慰——喷香的粮食——俯下首来，轻巧地拨弄火堆，趁机埋入握于手心的芋艿或番薯。孰料一阵风吹过，贪婪的火舌不仅亲了他的刘海，而且舔去他的眉毛！看他那一副窘态——红扑扑的脸蛋，焦烧的刘海和眉毛，忍俊不禁。

火笼是农民自制的取暖器，或竹编，或藤编；或大，或小；或雅致，或粗糙。“番薯做粮草，火笼当棉袄。”火笼曾是我们御寒不可或缺的好伴侣，每家都有；不过，人均一个的并不多。若人均一个，其幸福指数恐怕要高出当今人均一台冷暖两用空调许多。以我家为例，十几口，火笼仅四个，稍大的，俗称“火笼母”的一个；略小的，俗称“火笼仔”的三个，有的收口竹篾已坏，窟窿两三处；有的底座崩解，整个歪向一边，跛足似的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依然视之若宝。“火笼母”为爷爷专用，“火笼仔”由我们轮流分享。

对于火笼，爷爷与其他老人一样，从不说抱火笼、烘火笼或烤火笼，而说借火笼——这一“借”字，令人费解，火笼明明是自家的嘛。原来“借”乃活用，意即临时、轮流。多么巧妙的活用啊！

难免发生争夺火笼之事，你拉着提手，我把住收口，互不相让，甚至拳脚相加。于是，爷爷从长衫内的怀抱里挤出火笼，塞将过来，双手又缩回原处——更多的是，也将我们冻得紫红的小手拉入，并用他温热的大手环抱着，分享火笼的余热和他的体温！

“脚炉里粗糠太实了，空气不够，火力渐微，就要用‘拨火板’沿炉边挖两下，把粗糠拨松，火就旺了。”这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《冬天》里的描写。其中的脚炉，想必类似于本地的火笼。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：本地人不用“拨火板”的，要是火力渐微，老人家，不论男女，他们四指并拢，沿着火盆旁边，朝向中心拨动几下，睡着的火便醒了。

寒冷的天气，最舒服的无疑是温铺：不过，那时的床铺：两张长条椅，架着五块杉木板，铺上草蓆，覆过草蓆——少数为龙须草蓆，多数为咸草蓆，另加一床棉被即是。被单早已褪色，缝过多次，又硬又冰。棉被又薄又硬，如同铁板。谁都想钻入被窝，但谁又不愿率先钻入冰窟窿般的被窝，除非有火笼开路，要不就抢先钻入爷爷或父母温过的被窝——难怪有的床铺挤满了人，有的却空空如也。

火笼有时也会以点燃鞭炮、衣角或被铺的方式，警告过分的懈怠的人，而它给人的联想永远温暖如春。



钟兆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奔跑的中国草》，生动且翔实地描绘了我国菌草技术的发展与扶贫事业，以及援外项目的实施，特别是讴歌了林占熺教授及其科研团队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，所折射出的感动世界的精神品质。作为一名长年致力国家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老同志，我早就期待这样的佳作问世。

本世纪之初，我调任至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经济商务处工作，其间有幸结识了林占熺教授，了解到他正在推进的“援巴新菌草早稻技术项目”。后来，我转任驻卢旺达使馆经商处，经努力推荐，将该项目拓展至卢旺达，退休后，

一本讴歌造福者也给读者造福的好书

——读《奔跑的中国草》有感

房志民

我还在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国内技术培训等工作。

通常，我国援外经济技术项目的周期为两年，即便延期，也仅能再延长两年。然而，林占熺教授的菌草和早稻技术项目从巴新（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）开始，逐渐扩展至南太、非洲以及亚洲多国。该项目始于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技术培训中心，后发展为联合国经社部可持续发展项目，其影响力遍及亚、非、拉、大洲上百个国家。这是对外援助项目罕见的，从“一国”到“多国”，再从“多国”到联合国的典型案例。在我国众多援外项目中，其独特性不言而喻。

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，林占熺教授就凭借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人民无私的大爱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深入沙漠戈壁、山林之间、大海滩、雪域高原以及彩云之南，将菌草技术推广至全国31个省市。他通过援外项目，将这一福祉技术传授给“受援国”的广大民众，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，

促进了众多“受援国”的社会经济发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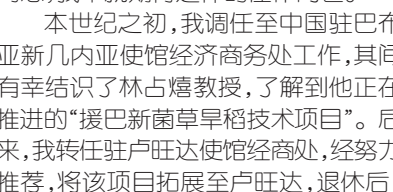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长期从事国际经济援助工作中注意到，农业滞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非洲等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和长期难题。许多国家甚至连基本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，同时又受制于资源、人力、技术等方面的短缺，以及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发展受限，更不必说发展大型工业。因此，许多国家的发展状况长期未有明显改善，有的还日益恶化。

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，在改革开放后，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。在农田土地治理、耕作、粮食、蔬菜、水果优质高产新品种、畜禽养殖、沼气、太阳能开发利用、以及编织、酿造、食品和蔬果等农副产品深加工方面，我国拥有众多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实用技术。这些“小而美”的技术投资少、见效快、易于学习和掌握，是许多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。我国独有的、可用于与发展中国家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丰富资源。其中，菌草技术在援外实践中不断创新和

发展，成为愈发引人瞩目的佼佼者。

本世纪初，我国不断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，帮助“受援国”缓解和解决粮食安全，促进民生改善和城乡经济的发展繁荣，进而推动中外经济技术合作。若持之以恒，与“受援国”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将会更加深入人心，以此助力“一带一路”事业更为蓬勃发展。

我十分欣喜地看到，《奔跑的中国草》以一种清新可人的风格向世界跑来，问世后好评如潮，一路当之无愧地斩获众多荣誉。我向作者钟兆云表示由衷的敬意。钟兆云的菌草技术惠及世界、造福人类，钟兆云书写其人其事这部《奔跑的中国草》，也将造福越来越多的读者。读到一本好书，受着精神的感召，汲取智慧和力量，不能不是一种幸福，起码于我便是。



季春图

最后一夜

刘平

出门的时候，槐爷衣服口袋里揣着一把带壳花生，手里捏着一个矿泉水瓶，里面装着半瓶高粱酒。出了小区，从一家小超市门口经过的时候，槐爷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进去去买了一支蜡烛。一个月前老屋就断电了，晚上黑黢黢的。

再过几天老屋就要拆了，槐爷突然有些舍不得。老屋六间砖瓦房，篱笆墙围了一个小院子。老屋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槐爷和老伴儿的心血，现在说拆就要拆了，咋不心疼？可心疼也没办法，国家给小区住了，那么漂亮，还买了社保，老屋该拆。但槐爷心里终究是舍不得，就想去老屋住最后一夜。

老屋离小区不远，一里路的样子。“还回去干啥呢？”走着走着，槐爷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问题。接着槐爷咧开嘴笑了一下，他想人真是怪哩，之前巴不得住新小区，从小区开始建，他跟一些人没事就一趟一趟往工地跑，看建设进度，心里盘算着啥时候能住进去。住进去半个多月，终于心满意足了，现在突然又舍不得老屋了。

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时，天色已有些暗了。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鸡鸭鹅猪啥的都早就处理了。槐爷先围着房子转了一圈，又每间屋看了看。灶房里灶头背后靠墙立着碗橱，里面碗筷都还在。槐爷想把碗筷都搬进新房子的，可儿子媳妇说不要了，买新的。

槐爷拿一个小碗反扣在桌子上，掏出打火机点燃蜡烛，在碗底滴几滴融化的蜡液，把蜡烛屁股放在上面轻轻一摁，蜡烛就稳稳立在碗底上了。昏黄的光，一下让死寂的屋子里有了活气。然后槐爷抓出口袋里的花生放在桌子上，拧开矿泉水瓶盖，开始剥花生吃、喝酒。

突然响起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。开始槐爷因为听错了，村子都搬空了，哪有人呢？可那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槐爷仔细一听，是有人敲门。槐爷问：“哪个？”门外答：“槐爷！我。”槐爷一听就知道，是后院的王老扁。

打开门，槐爷问：“老扁！你咋来啦？”

王老扁说：“听大槐说你舍不得老屋，回来住最后一夜。其实我也舍不得，干脆也回来住一夜，陪你喝点酒，唠唠嗑。”说着，把手里拎着的塑料袋放在桌子上，里面是一只烧鸡，一瓶酒。

槐爷有些吃惊。王老扁一辈子都抠门索素的，一块卤豆腐能干两顿酒，今天咋突然变得这么大方了？

“老扁！这烧鸡和酒都是你买的？”槐爷笑问。

“嗯。”王老扁说。

“花不少钱吧？不心疼？”槐爷故意说。

“咋？我就连一只烧鸡都吃不起？”王老扁说。

“吃得起、吃得起。”槐爷乐了，“别说烧鸡，更高级的东西也吃得起。”

开始槐爷一个人是嘴对矿泉水瓶口喝酒，王老扁来了，槐爷就从碗橱里拿了两个酒盅。槐爷要倒自己的酒，王老扁说：“喝我的。”说着，拧开酒瓶盖，把两个酒盅倒满了。又撕下一个鸡腿递给槐爷：“尝尝。”

两个老头边喝酒边唠嗑。说新小区的漂亮、烧天然气的方便、道路的宽敞、生活的便捷……

又唠了一阵，槐爷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老扁！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老伴儿，咋样？”

王老扁的脸一下有些红了，不知道是酒的原因还是害羞。“啥咋样？想都不想。”王老扁说，端起酒盅喝了一口酒。

槐爷说：“你老婆子走七八年了吧？再找个老伴儿过日子，不安逸？”

王老扁有些急了，说：“安逸？你咋不再找一个？”顿一下又说：“反正我不想那些事。”说了，又端起酒盅喝了一口酒。

槐爷说：“我也不想。”

两个老头都微醺了，话题越说越投机。而这时候，蜡烛已经快燃尽了。看着最后一点儿蜡烛，槐爷叹口气儿，说：“早晓得该买两根。”

王老扁说：“我也没想起这个，一根也没买。”

两个老头眼睁睁看着蜡烛熄灭了。一屋子的光像突然融化了一样，屋里突然漆黑一团。

槐爷说：“黑黢嘛煞的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干脆睡吧。”

沉默片刻，王老扁说：“现在一点都不想睡。”

槐爷说：“也是。我也不想睡。”

又沉默片刻，槐爷说：“干脆再唠唠。”

王老扁说：“嗯。再唠唠。”

黑夜里，两个老头又有一搭没一搭唠起来。



季春图

【四季风物】



【小小说】



【书林漫步】

【书林漫步】

